

懷念

懷念賈題韜居士

陳兵

時光如電，轉眼到了賈題韜老居士逝世週年的忌日，一年來，他的音容笑貌不時浮現在我的眼前，每當在佛學上有了問題和心得之時，總還是習慣地萌發跟他一叙的念頭，繼而想到他已人去樓空，便難免陷入諸行無常的悲哀，和失去師友的寂寞。

賈題韜的大名，我早聞之於十年前，當時我還在中國社會科學院工作，一次去法源寺明真老法師處，聽兩位學僧說，有個從成都來的賈題韜居士，正在給他們講課，此老學識廣博，佛學淵深，所講以宗門為主，廣涉哲學、科學、氣功，講的真好。可惜我當時太忙，沒來得上去聽他的課。不久，看到了他主編的小冊子「佛教與氣功」，其中第一篇是他的傑作，果然非凡，論述佛教與氣功的關係，頗為系統深刻，從氣功角度顯示了佛教的科學價值，論證佛教高於氣功，內容廣涉丹道、科學，證以修煉體

驗，很具說服力。這本小冊子就當時初興的氣功熱潮弘揚佛法，將氣功導向佛學，甚受人歡迎，再版多次，在社會上發生了很大影響，成爲許多人從練氣功走向學佛的向導。

一九八七年，我調到四川大學，到成都後拜訪的第一人，便是心儀已久的賈題韜。從此，我便成了賈府的座上常客，每年至少要煩擾他幾次，向他請教佛學、丹道方面的問題，聽他傾談參學經歷、百年見聞、人生感悟，從禪宗到丹道、密法，從內地到西藏，從能海、貢噶到南懷瑾、張澄基，從佛法到世法，古今中外，天南海北，無所不談。往往一坐就浪費他兩三個小時，還常被招待用飯，回想起來實在慚愧。一九八八年，他聯合成都學術界、知識界人士，成立「四州禪學會」，每月假文殊院講經、研討，我看他這麼大年紀還熱心弘法，講說不輟，深受感動，便盡力襄助，曾代他講「金剛經」。以後，他又創立「中國傳統文化

研究所」，我應邀忝任副所長。該所旨在研究、弘揚以佛學爲主的傳統文化，培育人材，編刊圖書。其經費、規劃，全賴賈老營謀籌措。曾得南懷瑾先生贊助，在青城山購得農場一處，房屋數十間，提供給有志者靜修之用，賈老發願供養真實發心者在彼處修行。

八年來的交往中了解到的賈老生平，大畧如下：他是山西洪洞人，生於一九〇九年，自幼信佛，畢業於山西大學法學院，留校教邏輯學，精究唯識，崇敬歐陽竟無。抗戰中，他盡輸家資，組織學生抗日游擊隊參戰，任第二戰區中校秘書。據他說，閻錫山曾問他：「你這麼年輕起兵抗日，有後台嗎？」他抗聲回答：「我的後台是阿彌陀佛！」未幾，因病移居成都，在光華、金陵、成華、華西等大學任教授，教道家哲學、邏輯學。曾從能海法師治藏傳中觀學，從陳夢桐治禪學，從有真仙之稱的趙昇橋得道教崑崙派丹法之傳，從劉某得道教雙修密法，又雅好象棋，曾戰勝有「中國第一棋王」之稱的謝俠遜先生，贏得「無冕棋王」之譽。據說他初訪真仙趙昇橋時，趙熟視之而後曰：「你本佛門中人，前生是南宋初一大禪師，將來所弘揚，必在禪宗。而禪者，丹道之極也。」果然，他的興趣不久便專於禪，一九四三年與袁煥仙、傅真吾等，在成都三義廟創建居士團體「維摩精舍」，專弘禪宗。以居士爲主而弘傳禪宗，乃禪宗史上一大創舉，具重大的前瞻意義。賈題韜在維摩精舍主「學部」，以整理禪宗原理方法，提高禪宗學術地位及實用價值爲宗旨。這是適應時代以振興禪宗的大業，可惜因經費短缺，內部意見抵觸而未能有大進展。

一九五〇年，賈題韜被西南軍政主席劉伯承聘任爲中國人民

解放軍和平解放西藏的高級顧問，隨軍入藏，任西藏宗教事務委員兼佛協副秘書長，爲保護佛教、促進民族團結做了不少工作。他還在拉薩創辦「江陽醫院」，親手爲藏族同胞針灸治病，被譽爲「神醫」。一九六四年，他身罹政難，被貶謫窮鄉，飽受折磨。直到一九七九年，政策轉向，佛教恢復，才獲得做事和弘法的機會，歷任四川省佛協副秘書長、副會長、省政協常委、全國政協委員、中國佛協常務理事、中國佛教文化研究所高級研究員。曾在成都文殊院開講「壇經」，聽衆數百。又應請在中國佛學院、閩南佛學院、北京大學、北京海澱大學等處講演佛學，深受歡迎，隨所至處，都有不少青年知識份子因聽其講而學佛，其中有些已成爲弘法於文化界的骨幹人物。我發現賈老最喜歡年輕人，最重視培養後學，每遇問學者，皆熱心引導，循循善誘，慈愛如子姪。

賈老聰穎絕倫，學識淵博，閱歷豐富，宗、說兼通，精儒、道、醫學及中西哲學，關注新思潮，善於應時契機講述佛法，實當代難得的奇人。他講述佛法，常針對時人執計，將佛法置於整個人類文化的大背景上，闡明其超越科學、哲學的價值及無神論的性質，多引證宗門公案，穿插生活體驗，修證心得，親歷故事，信口道來，生動活潑，引人入勝，似全從胸臆中自然流出，而又說理透徹，邏輯性強，將理論性、學術性、通俗性、趣味性融爲一體。上至學者教授，下至文盲阿婆，都樂聽不疲，於輕鬆愉快中受到法味的滋乳，其風格與他的後學、出身於維摩精舍的南懷瑾先生頗爲相近，不難看出，他們的慧解聰辯，皆出於禪。

賈老雖亦兼通諸家，而其所主張弘揚，實在禪宗。他高推禪宗爲印度佛學、中華佛學的精髓，是最適應當今機宜的法門，謂「人

間佛教，唯禪宗爲無上方便」，禪宗的最大特點是「把教下的精華與實際生活結合，以極其藝術的手段點出涅槃妙心，啓發生命的曙光」，認爲開悟乃佛教之極旨，所謂開悟，即超越邏輯思維、概念分別及主客觀對立，證悟絕對，見到自己生命的本來面目，開悟並非高不可攀，只要自信自重，以懷疑爲劍矢，向自己的用心深處去找，於當機一念觀破，轉身便是，主張以參看話頭公案爲方便，在生活中、動用中、煩惱關頭切實用功，認爲透徹三關，方算開悟，開悟者必能無私奉獻、慈悲利人、勇猛精神，必然具高度責任感，看一個人是否真正開悟，最重要的是從其爲人做事上去檢驗。對宗與教、佛與儒道、顯與密等問題，他有不少獨到之見。他常以龍樹創建大乘菩薩僧團之宏願未申，爲佛教之一大缺憾，設想建立以在家衆爲主體的菩薩僧伽在社會生活中實現大乘利樂有情、莊嚴國土的理想。他曾不無感嘆地跟我說：「我從少年時代起，便以明白自己本來面目爲根本大事，數十年來孜孜追求，未嘗稍懈。會走南闖北，遍訪高明，而真實見性的善知識，如鳳毛麟角。你看明末四大高僧，近代太虛、印光、弘一諸大師，那個是依師而悟？當今時勢，欲外求明師，怕是萬難。欲得肉身成就，依我們所學到的方法，是遠遠不夠，但明白自心，並非辦不到，要依靠佛祖經教，依靠自己，自信、自悟、自度度人！」

我看他年屆八十，還不辭辛勞，到處應請演講，曾勸告他：「講演耗氣，且聽衆有限，最好少去，我看你還是安坐家中，著書立說，把你的所得都寫出來，可傳之永久，利益無量衆生。」他似乎不以爲然，沒過幾年，他終於病倒了，咽炎、肺炎、前列腺炎等連續發作，一度瀕臨死亡。每次去看望他，

見他雖瘦弱不堪，而仍是目光炯炯氣度不變，表現出一種置生死病苦於度外的灑脫的禪者風度。臨告別時，他總要掙扎着起身，送我們到病房樓梯口，叮囑我留心研究幾個他所關心的重要問題。記得我最後一次去看望他時，已臨近九四年底，聽一位老法師說，他只要能闖過九五年的大年年關，便可康復，再活一二十年。沒想到他竟未闖過此關，於公曆九五年元月八日上午九時三十分撒手而去，那天正好是農曆臘八，佛成道日。對於青黃不接、人材奇缺的中國佛教來說，他的逝世自是一大損失，但在他個人看來，能享八十六歲高壽，已是心滿意足了。遺憾的是他未能將畢生所學完全筆之於書，僅留下據其講演錄音整理的「壇經講座」、「論開悟」及他親撰的「象棋殘局新論」等，雖可利益將來，畢竟未盡其所蘊，這實在是一件令人扼腕嘆息的憾事。

賈老從不自稱開悟，只說於宗門親得受用，他實證的境界未易窺測，但從他的見地、智慧，及毫無架子、平易近人、淡薄名利、熱心弘法來看，他無疑是有真修實證的，而且其所行所示，正是「不離世間而覓菩提，在生活中用功的南禪的正統路子，他理想中的以在家衆爲主的菩薩僧團，也深符大乘道的本旨。他身經社會劇變，始終愛國愛教，緊跟時代步伐，在空前的法難、政難考驗下不改其信念，坦然泰然，無憂無畏，老來宏願彌堅，爲法忘身。他雖離我們而獨去，但只要翻開「賈題韜佛學論著」，他豎指說法、談笑風生的情景，立即會重現眼前，他那帶有四川麻辣味的山西口音，久久迴響在耳邊。從他貌似平凡的身影背後，我看到維摩詰居士的的燿燿慧光在照耀。他既乘願而來，挽狂瀾於末世，必定會乘願再來，弘振正法於將來。